

列女傳補注

卷三
卷四

二册



08546

列女傳補注卷三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

女三

眾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

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魏作隗

有三女奔之

不娉為奔三女蓋同姓

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

下眾

史記正義引曹大家云羣眾粲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取以其害深也公諸侯也公

之所與眾人共議也

王御不參一族

參三也不三人同一族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

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鬪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福山正照

書影

書影

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郈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

武上脫楚字鄧國名曼其姓國語曰鄧由楚曼

師次亂濟

左傳作亂次以濟疑此有脫誤

羅與盧戎擊之

羅盧俱國名國語曰羅由季姬盧由荆媯

余心蕩

蕩動搖也

頌盛而必衰

衰字失韻蓋誤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衛懿公之女

據左傳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難俱與左傳不合疑亦

本於魯詩說也

所以苞苴玩弄

苞苴裹魚肉玩好謂珠玉所以下當脫爲字楚昭越姬傳有爲字弄作好

言今者許小而遠

言字衍也

因疾之而作詩云疾怨也怨先時不用其言今日許果不能救衛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嘉美也臧善也言許

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

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又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

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眾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又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

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

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也

頌後果遁逃逃字失韻蓋誤

曹僖氏妻

女三

四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

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

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

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

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

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

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

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

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

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

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殮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聞其駢脅

駢與駢同國語注云駢并幹

設微薄而觀之

微薄蔽也

皆善戮力以輔人

國語云以相一人此人上脫一字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

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

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

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

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

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

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道道叔敖見蛇兩頭歧首殺而埋

之泣恐不及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夫子曰兩頭蛇嶺外極多人視為常不以為異見劉恂嶺表錄

故爾雅云中有柢首蛇柢首即歧首也夫蛇有歧首與魚有比目正復相同比目魚所在皆有而云兩頭

蛇見之者死此流俗妄談耳

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左傳引作周書注云周書逸書

知道德之次

次敬也

頌泣恐不及

及字失韻或曰當作久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

女三

六

節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卻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凌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

犁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犁奔荆

盜憎主人民愛其上

愛當作惡見左傳此誤

實穀不華

穀五穀也穀之實者華不繁言之至者文不耀

乃得畢羊而交之

國語作畢陽

及樂不忌之難卻害伯宗

卻上脫三字國語注樂弗忌伯宗之黨三卻害弗忌

故譜伯宗并殺之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

夫天道虧盈而益謙伯宗既好凌人又自喜其智盈

而必虧其妻知之故著名焉爾

衛靈公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

女二

七

而止邇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

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

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

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

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

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予何

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

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

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

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

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鞶鞶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至闕而止闕兩觀也官門有雙闕

知此謂誰謂當作爲

公反之反之謂不以實告也

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道字疑衍又引詩不見其人人毛詩作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弟戎子皆嬖

女三

八

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細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宋侯之女侯當作公宋國子姓公爵也

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聲姬顏懿姬之姪也懿姬無子故以聲姬

子為太子

聞諸侯之難聞當作聞字形之誤見左傳

是專繼諸侯細左傳作黜右字通也

君心悔之在我而已心當作必悔之下脫公曰二字見左傳

誠禍之萌也誠當作識或存誠俱字形之誤

高厚微迎光高厚當作崔杼之誤見左傳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

女三

九

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

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

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

拘汝畱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

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

而與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

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

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

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

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

女三

十

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通壁言屋廬相接壁鄰言近

文仲微使人遺公書微隱匿也祕不欲人見

斂小器投諸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琅邪縣南有台亭卽此又臧母

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中既有城郭可知爲地名矣

臧我羊羊有母臧善也羊祥也祥亦善也羊性孝善養母故美善字俱從羊

食我以同魚同與銅古字通銅魚送死之具以飾棺非可食之物言被拘囚飢餓欲死也

臧孫母泣下襟曰襟上脫帶字襟與裕同顏氏家訓引曹大家注云裕交領也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萌萌芽也蓄聚疏材之屬也言收斂蓄聚勿以資敵人必言萌者幼少之稱以書言斂小器也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盼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盼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

女三

士

不義之內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壙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子而亾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
美光可監人名曰元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
貪恠毋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
不祀且三代之亾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
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
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
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妣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
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吾
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
我羊吾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

女三

三

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
之曰是虎目而來啄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
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
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
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
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
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羊吾子之妻也

晉獻公時有羊吾大夫
此其子孫也見左傳

一姓楊氏國語注云楊叔向邑

叔向名盼勝當

是於夫子不容也於字誤疑當作彭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食音嗣遂長也言制哺其子不擇肉而啖之故其子

不能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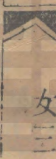
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壚與廬同廬陰屋後也

都吏至都吏都邑之吏也

叔姬不欲娶其族不字衍見左傳

光可監人監左傳作鑑

宥有豕心宥左傳作實此字形之誤



夔是用不祀是用猶言是以

一及恭太子之廢恭太子申生謚也驪姬譖殺之

食我號曰伯碩食音嗣碩左傳作石

而視之曰視相察其形貌也

是虎目而豕喙豕國語作喙

遂不見見國語作視注云不自養視

爲國贊理理士官也贊佐也左傳曰叔魚攝理

遂族邢侯氏族左傳國語俱作施此字形之誤耳國語曰邢侯間之逃遂施邢侯氏注云施

効補也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旣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女三

十四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尙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

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范獻子之妻也獻子宣子之子范鞅也

園中多株株木根也

可以三德使民德恩惠也

將有馬爲也馬字衍蓋涉上文而誤加之

夫險阻之山夫當作去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上兩作皇訛作後此作訛誤也

魯公乘嬖

魯公乘嬖者魯公乘子皮之嬖也其族人死嬖哭之甚

悲子皮止奴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奴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奴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奴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奴欲嫁何不早言奴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拚目而別黑白也拚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

女三

五

公乘奴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籥兮籥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爲宗恥

魯公乘子皮之奴也

公乘姓也子皮名奴姊也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

數猶速也言婦人之事須唱而後和子既不復言嫁

矣我寧必求速嫁於子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亾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溯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愚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魯漆室邑之女也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注云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

女傳有漆室之女

或作次室

女倚柱而嘯

嘯吹口作聲也

莫不爲之慘者

後漢書注引作心莫不慘慘者案慘與慄同慄慄愁不安也詩曰念子慄

馬佚

佚與逸同
言走失也

其家情吾兄行追之情借也

今吾終身無兄今昔作令

婦人轉輸轉運也輸猶納也
言婦人輓運糧芻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

女三

七

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麻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氏也以末

喜殷之興也以有夔亾也以烜己周之興也以大奴亾也
也以褒奴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
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
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
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
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
而從亂無別父子周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
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
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
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
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曲沃負者

負老嫗之稱漢書注曰俗謂老母爲阿負

王亂於無別

於字疑誤或亂上有脫字下文云王從亂無別是也

如耳未遇閒

閒隙也言未逢可言之時

負因款王門而上書

款叩也

婦人脆於志麻於心

脆爽也字當作脆麻情也商子曰麻情之農勉疾

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

婦人無謚如春秋紀伯姬叔姬之類生既爲號死便

爲益非別有謚也就終也言伯仲之號自其生時已定其終卒所以專一其心志之義也

節成然後許嫁節成言婦節成壯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夫人二字衍也文選注引無之起興

作預見又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藝文類聚張超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是皆以關雎為刺詩漢書注云此晉詩也

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乘四也匹二也少儀曰乘壺酒

言四壺酒也匹處雌雄同處也雉鳩摯而有別故張超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文選注引處字作游

勞來國家勞來勤於事也來音賚

趙將括母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

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

女三

九

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

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

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

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

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

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

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

耄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
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身所奉飯者以十數奉手持也尊敬其人故親以飯奉之若記云執醬而饋然也

東向而朝軍吏東向居尊位也

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藏藏也右書藏俱作藏

妾得無隨乎隨從也言括若有罪得不從坐乎

列女傳補注卷三

女三

二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女四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此易傳文也禮

記經解引下二句漢書越絕引上二句說苑全引之而俱稱易曰

夫家輕禮違制北堂書鈔引作夫家輕我

而作詩曰此魯詩說也韓詩外傳同

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儀宜也韓詩外傳作宜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

女四

二

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書曰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使下而有知此句難曉左傳作施及未亡人五字

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說者言十當作七景當作平俱字之誤是也

伯姬之婦道盡矣此上四句本穀梁傳

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穀梁傳曰更宋之所喪財也又曰善之也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

女四

三

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

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衛宣夫人

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與本傳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今本寡作宣字

形之誤耳易說卦宣髮作寡髮亦其例

遂入持三年之喪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
注未育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準斯以論齊
女行嫁雖至城門既衛君死於義當還斬衰而弔既
葬遂除如斯而已齊女斷以三年喪過乎哀情過乎
禮狂狷之行未為中道尋釋聖言蓋因壻女天殂未
為夫婦故不容成服備禮鄭以經文齊衰乃是蒙
而而言猶未顯女為夫之服故補足經文以為女服
衰良由經言吉日已有為夫婦之漸故各服其本服
禮緣義起實則未為夫婦故禮以義終弔服齊斬為
權以恩葬而除服遂斷以禮且女嫁從夫今未成嫁
誰適為從安有生未同牢之人可服斬衰而持三年
喪者乎假令可行即與已為夫婦者又何以別焉謹
依經義詮釋傳文齊女之
行殆未免賢者之過與

請願同庖

御覽引此下有唯夫妻為同庖六字蓋引注文也

乃作詩曰

此亦魯詩說也然則女不聽同庖之言至吟觀其摘詞終託奮飛乃知此女

遂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憐已

女四

四

勞辱而不苟

苟字疑誤

言不失也

也疑已字之誤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言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無可選用彼皆羣小耳常侮辱我使

之不安於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

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

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懇持心不願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為順貞

芣苢之草雖其臭惡

韓詩章句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

詩人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見文選注是魯韓義同

頌持心不願

願當作傾與下韻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

女四

五

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非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隱蔽也歸大歸也言夫人不歸得見君自處幽隱何不歸去也

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

中路路中也言所以微者以君不見納之故去將安歸何

爲而行路中也。答傳母以朋己不去之意。此亦魯詩也。毛詩路作露。以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納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尔之衿。納父母之言。謂何始姊妹誠之。門內曰。

女四

六

夙夜無怠。尔之衿。鬢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人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墜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傳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

母救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輜駟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避嫌遠別終不治容載不竝

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躡男席語不及外躡猶踐也躡上脫不字內則曰男女不同席又曰女不言外

結其衿禕衿衣小帶也繡綾也詩曰親結其縞

無違宮事無上當脫夙夜二字下夙興夜寐當行興寐二字

夙夜無愆尔之衿鞶鞶大帶也土昏禮云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云視今文作忒然

女四

則此作尔者示字之誤耳上云尔之衿禕亦然

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禮壻升堂再拜奠鴈降

出此言親受之於父母也三顧二字疑涉下文而誤衍

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通當作投字之誤也土昏禮云壻御婦車

授綏是其義自御輪三爲句昏義云御輪三周是也曲顧姬與與當作與亦字之誤曲顧者詩曰韓侯顧

之毛傳曲顧道義也姬與者姬之所乘車

三月廟見土昏禮舅姑在者以昏之明日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若舅姑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即此云廟見之禮也

駟馬立車立車者立乘之車婦人不立乘乘安車坐必以几也

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闕門限也輜駟車四而屏蔽也

下堂必從傅母保阿

母與姆同女師也阿倚也親而倚之蓋慈母也內則曰其次為

慈母其次為保母然則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

體師者道之教訓阿者倚以居處或曰阿與娶音義同娶女師也

進退則鳴玉環佩

內好若一謂之環書大傳曰夫人鳴佩至于房中

內飾則結紉綢繆

內飾表中之飾也結締也紐系也綢繆猶纒絲也皆言結束自整飭

野處則帷裳擁蔽

帷裳童容也以帷障車傍如裳以爲容飾謂之童容也內則曰女子

出門必擁蔽其面

今立車無駢

駢當作駢字之誤也後漢書注引作駢

姬氏蘇

姬蓋婦人美稱耳不當言氏似失之

綢直如髮

綢密也言賢女操行細密正直如髮之美也

女四

頌執節甚公

公當作恭聲之誤也

載不並乘

並當作立字形之誤也蓋立誤作並俗又作並矣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

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

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

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

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

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

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

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
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
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穀生也以爲息夫
人作亦魯詩說也

故序之於詩此魯詩序不知
列於何國之風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
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
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女四

九

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
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口而城
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
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
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
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
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
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

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甕

齊杞梁殖之妻也

文選注引齊上有杞梁妻者四字今脫去之

莊公歸遇其妻

水經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與今本異

下妾不得與郊弔

水經注引得作敢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

婦人以夫家爲內母家爲外五屬五服之屬也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

文選洞簫賦及求通親親表注俱引枕作就此

字形之誤耳城莒城也夫戰死於此因就屍而哭之作就字是也枕則非禮矣選注引哭下有之字此脫

內誠動人

誠當作誠字形之誤

十日而城爲之崩

水經注及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俱引十作七文選注仍作十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

此引益亦魯詩典毛詩異

楚平伯嬴

女四

十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

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

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

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

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

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

殊欸枷異中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

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官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

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

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
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
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
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
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
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
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
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

女四

十一

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爲有節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

吳入郢之歲當秦哀公之世上
去秦穆公之時遠矣不知何字

之誤

楚與吳爲伯莒之戰

伯莒左傳作柏
舉古字通耳

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櫛枷異巾櫛

本曲

禮文

所以施之也

施讀爲稷施易也
所以變易其邪心

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

勇謂持刃誓以必死也精疑
當作靜言其貞靜專壹也

莫莫葛藟

藟與藟同毛詩作藟釋文藟
又作藟藟省因又作藟耳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雷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雷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雷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也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女四

三

頌曰楚昭出遊雷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求夫人守節流死無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忘持其符

符信也制符分而持之合以爲信也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藝文類聚引作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

必以符

姬約持信

姬卽處字尋其文義當作據缺壞作處又作姬耳據猶持也

頌上配伯姬

卽宋伯姬速火而死者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娉焉以

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
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服拂枕席託
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
賜金璧之姆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弃義從
欲者汗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汗之人王何以爲哉
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
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旣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
不亦太甚乎遂辭姆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
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
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女四

三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姆以金璧妻操固
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

號曰貞姬楚君子謂

楚當在貞姬之上傳寫者誤
倒其文耳藝文類聚引不誤

頌美其嘉績

續疑當作蹟字形
之誤蹟與迹同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
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
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
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

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紉之人也
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
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
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
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
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
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
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
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
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

女四

十四

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
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
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
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成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慙
讓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甚閒暇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

而字衍六國時
衛無稱王者此

靈王不知何人也下云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亦不
可曉據史記衛君角廢爲庶人而衛祀絕矣傅妾傳
御之妾也傳近也夫子曰下文言靈
氏受三不祥恐靈王卽靈氏之誤耳

孺子養我甚謹

孺子謂傅妾也蓋婦官之貴者曰孺子亦猶大夫妻曰孺人耳

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

聊賴也賴之言利也言以妾禮事我我不敢當

此於我不利也

今我無子於禮斥細之人也

細與黜同言婦人無子於禮當出黜猶出也

不幸早終

太平御覽引不上有公字此脫

今夫人難我

難猶煩苦也言夫人以我供養為難也

曾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鵲頸獨

女四

五

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為女紀

無強昆弟

強壯也北堂書鈔引無強字

鵲頸獨宿兮

鵲當與宛同宛轉也

嗚呼哉兮

哉上脫哀字書鈔引未脫

雖有賢雄兮

書鈔引
雄作匹

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

思容也論法曰
道德純一曰思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弃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女四

夫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不受梁娉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藝文類聚引無早死二字文選注引有之

狗俱作犬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所引卽此注之文也

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

類聚引妾下有宜以身薦棺柳六字其下方云

守養幼孤不得專意言不得專意從夫也今脫去六
字詞與義俱窒矣又不得專意句下直接妾聞婦人
之義云云以全貞信之節何下直接棄義而從利云
云是唐本止如此宋本又衍數句直據以刪去之

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念疑今字

之誤又此四句類聚引無之或本在
注中傳寫者誤入正文耳當更詳之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嘗行
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
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
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
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

女四

七

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
襁緥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
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
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
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
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
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
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
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
二十八年始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

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妣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慈愛愈固

慈亦愛也內則曰慈以旨甘

受嚴命而事夫

嚴命父母之命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屬妾以其老母

屬託也

淮陽太守以聞

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為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為郡

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

女四

六

漢孝文皇帝

漢字後人妄加之

頌聖王嘉之

王當作主

列女傳補注卷四

